

十三經注疏

十一

毛詩正義序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謔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顛頭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鄆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



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
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
絕譽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
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
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
詳而更略准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
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
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
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
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
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
曜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

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

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由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謏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

有禮義之數刑罰之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向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諫。大

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藉亦蔑云焉疏

正義曰鄭注中族勅省圖以伏羲女媧神農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此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四而五帝六也六庭神

慶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

土鼓賁柷韋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賁柷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鼈而

中古謂神農時也亦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

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故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摠為疑辭案古史考云

伏羲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羲女媧已方樂矣鄭既信伏羲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

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于則懷嬉戲扑躍之心玄鶴蒼鷲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

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羲作瑟女媧笙

簧及賁柷土鼓必不因詩諫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立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

為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

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自

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茲為以生上下相犯及其

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

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諫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

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

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

詩之道放於此乎疏正義曰虞書名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

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

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

乃為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

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

之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

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聽之詔則乘之庸

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說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

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

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

美而發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

誦且為益稷之漸與今詩不一故臯陶謨說臯陶與舜相

答為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

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亦

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

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

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為詩者

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

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

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

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

失政故一名有夏承之篇章浪棄靡有子遺疏

而三訓也。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子然

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子然而得遺

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

初也記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

錄不得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化卒為天子商頌成

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

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

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

言有而不取之。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

彰顯為戒者著明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

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之族親屬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後錄先代之風雅也須則前代至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之詩敬先代故錄之。

飢玄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曰民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播種之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命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艱良鮮食烝民乃粒

是其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

共財(疏)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為諸侯少

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

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商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至於大王

王季克堪顧天(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

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為天所祐已有王跡

是能顧文武之德光照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秦誓說武

技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其時

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

摠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及成王周

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

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

與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師學上而

歌胤玄謂胤者歌雅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

歌胤玄謂胤者歌雅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

歌胤玄謂胤者歌雅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

歌胤玄謂胤者歌雅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

歌胤玄謂胤者歌雅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

歌胤玄謂胤者歌雅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

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疏

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流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特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云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同南關雎高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吹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廷陵季子觀樂於魯特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即鄭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卜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時禮樂自諸侯出頌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同農之

伊齊劉校

詩譜

林宣校

四

工元貴

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以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蓋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采芣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圖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諧身齊哀公為常樂耳

夷身失禮之後邛不尊賢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利怨相尋解變風變

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哀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身乎周紀侯諧之徐廣以為周夷王身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宣哀公而立其弟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諧亨人是衰間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得不得以懿王之時鷄鳴之詩懿王受諧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得以懿王之時鷄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

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拍舟言仁而不遇是邛不
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

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

相尋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

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

者誰罰紀綱絕矣疏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

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

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為長

伯齊相晉文也知者鄭語注云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大

彭豸韋為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相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

文之伯也是五者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

霸齊相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

侯晉文也

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

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是齊相晉文能

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紀絕矣

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

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方伯

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為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為

方伯言無天子無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

方伯謂無賢明耳

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正義曰懿王時詩齊

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

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

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

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

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

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

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



音別

亦言

五

五二

亡失謂其准有三百五篇繼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
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
衆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
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
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後在僖之前
故舉魯僖以為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
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舞則獨
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為國風雅頌者必商詩亦
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列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
是文公詩與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
者鄭谷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以為
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以為
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
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
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課如文武
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幽厲陳靈惡加於
侯者列校
八詩既
林宣校
六
葉二

民被放弑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
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
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
誤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
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
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所覈又不觀其終始講於鄉
黨無昭哲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
夷厲已上歲數不
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

次第以立斯譜

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
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
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夷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

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
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
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
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太紀共和十四年厲王
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
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

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
平王而待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
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出及詩之次故名譜
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時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
已為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欲知源流
也註序出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方則鮮
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

言為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
之化備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
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
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之惡耳哀
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
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
岐既拔是岐屬雍州也縣之篇說十王遷於周原閔言言大
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
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
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
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
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
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
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謚云今美陽西
北有岐城舊址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
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
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
阻之緣云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
大王者辨狄難自幽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
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
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出與王季同時早麓
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
賜也尚書謂文王為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

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
蓋亦八命也如早楚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
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
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
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
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
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
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伯鄭
不見孔叢之書早漢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
王亦為州伯故西伯哉黎註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票梁荆
在西故曰西伯又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
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
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
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
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
兼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夫化行乎
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又王三分
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國先被文
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
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註云南兼梁荆其後北廣民庶三分

二千

八

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
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
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
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禹貢
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
青兗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
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
地以為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
齊徐幽營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
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位者孫
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
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非固不
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
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為三分
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與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
化自此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
比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
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其所職之國。正義曰文
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
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

程氏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謚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申半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秦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為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已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已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已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載干戈載

幸譜序

九

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有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之言之曰武王攝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為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工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已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麁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為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去闕雖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以聖人宜為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

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數，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編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率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右妃夫人之德為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右妃夫人為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右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右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

詩序

此右妃夫人皆大妣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鶴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騶虞，雖與鶴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白取獸名，別為與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未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鶴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為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豳斯皆后妃身事。挑天兔，置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

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
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
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
人羔羊標有梅江有記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治妃夫人
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
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以略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
自由作不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挑天言后妃之所致
召南羔羊云鶴鳴之功所致者周南挑天以上皆后妃身事
事與后妃相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
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
妃既詳於召南夫人之略略致者行化於已自已致人草蟲以
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
之政為講樂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周
南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妙所齊周南
以挑天至羔羊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為文
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
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
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曹
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

詩譜序

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
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士
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
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
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
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
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
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
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
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與若
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
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
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
武王時事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公為詩主以其主美
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
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
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
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
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

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
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
妬之心。夫人德如鳩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
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方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
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
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
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
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閔睡至其言后妃房中
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大
房中之樂當用鸛巢采芣鄭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天子
以鸛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正義曰
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
亦以為鸛虞取其一發五犯喻得賢者多狸首取小大莫
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芣
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戒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
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為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狸首
周衰諸侯並借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
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
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

射禮序

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
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云子惡其
被射之言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狸首
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注云狸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
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
庶士小人莫不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狸首
經文也彼雖引詩無狸首之字鄭知是狸首者以彼之說諸
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
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節
知是狸首之辭無狸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
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
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
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
是召公謚曰康也闕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
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
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
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
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立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
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
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且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

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
本國召之名也非獲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
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出者此因詩繫
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出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問者
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
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
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員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
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變變風皆作南國諸
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
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採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
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
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
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
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
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許僖
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為楚人所滅是被計。驅
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未及陋
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上八於
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上八於
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云高

大司
四之五

十三

昭云或時不作詩
或有而不足錄

詩譜序終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

南陽府志
校勘經籍記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

勅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
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
南國是也。關雎七音反依字目邊佳且音子餘反旁或作
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
詁故皆見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
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今宜隨
本不煩。疏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為首遂以
改字。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
之曰鷓鴣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
先作詩後為名也各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
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
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

定稱黃鳥頭絲蠻之貌草蟲棄要要之聲瓜瓞取絲絲之形
瓠葉捨番番之狀天天與挑各而俱舉虫虫從坻狀而見遺
召是韓奕則采合上下。關雎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亡。騶駼不
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
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各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
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通其義也爾
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
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
耳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
形貌也然則詁訓者別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
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
唯言詁訓足摠眾篇之目今分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
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
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
為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註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
也字從竹弟緝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也。

毛詩國風

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

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相鄭玄
註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

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疏正義曰詩國風舊題

關雎至鶉之奔奔二十五篇謂之正風也毛字漢世加之六

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

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

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

然則趙人毛公名為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

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

摠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侯

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

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

第下足得摠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

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

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

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篇以下十有餘國編此先

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

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鄭後是不由作之

先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終於鄭魏

先於齊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

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

詩序卷之一

二

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

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

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此鄭衛者門糾畿內

千里之地拍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

資母弟之威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與為首邱鄭則備

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為變風之首既以衛與為首邱鄭則備

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邱鄭先衛

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及郊畿詩作後於

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內有不可過于後

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六國相為司徒

甚得周眾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宣之親有緇衣之

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

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

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

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

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

虞之後雖為六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

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為強國

故使之次唐出陳以三恪之尊食後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

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

小而君奢氏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識國風次之於末宜哉
龜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
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龜後者退
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
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禘歌周樂齊之下即
賦獨歌秦然後歌如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
尼剛定故不同杜以為今并弟言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
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御飲酒云無筭樂注云燕樂亦無
筭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
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以其偏歌謂之無數不以數
次為無鄭氏箋本亦作賤同薦年反字林云箋長
筭也○鄭氏箋也識也案鄭六藝論文註詩宗毛為主其
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然
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以莫
敢為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疏正
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疏義
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栢靈之時注此書
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成季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
命氏以顯其家之季故諸為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
毛氏為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

何知毛為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
者呂忱字林云箋者長也識也鄭以毛季審備導暢厥旨所
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為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
註註者著也言為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為傳訓者皆
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註
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季者兩讀故
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
是誰為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
卷不知併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
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詁
訓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

○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后妃芳非反爾雅云

妃姬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
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
也訖末名為人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
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
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
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

疑亂也。疏。閔唯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分爲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闕。唯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詁云后之言後也。疏。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配也。言配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此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入行之德，名此篇言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后妃之德，重故夫歸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之爲禮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

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矣，爲惡者多苟能爲善，則賞其善事，征伐讎仇，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風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

風之至國焉。正義曰：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爲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爲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又用之邦國，焉用之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辟，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若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若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云：修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邦，其德乃

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亦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注：本風也。並如字，徐上知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云：用風感物，則謂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

以化之。注：本風也。並如字，徐上知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云：用風感物，則謂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

也今從流說風以動之如字風福鳳反疏風風全化之謂曰下刺上感動之名寔風也今不用

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為風之意風訓誨也教也誨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誨之與教始未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遠誨諭以易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以無物不化之所被無往不盡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疏詩名至為

詩。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比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酒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也心實德而卒成於歌誦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

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反吟嗟也歎本亦作嘆湯贊反 **疏**情動至蹈之。正義曰歎息也踏徒到反動也後也也

之異而直言者其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既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舞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舞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為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腸之憤

故為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故重其文山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設也

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詠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

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詠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為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

歎息為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

數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
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情發於
詠聲為歌播於八音謂之為樂皆始未之異名耳

聲聲成文謂之音

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也聲成
又者宮商上下相應。猶見賢遍反

徵陟里反上下時樂反
應應對之應下註同

疏一情發於至之音。此義曰情發
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

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
作詩之時則吹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
一人之身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
管乃名為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為音下云治世之音謂樂音
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
音人音有大小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
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
矩先成後人作詩諱摩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
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
成樂之文乃成為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
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
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為綺縠或色美而

寺流之一

六

封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為音樂或
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
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
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幽唐氏之遺民乎是樂
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為樂紉之行
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茨大田之徒並陳成
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紉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風
楚茨為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箋發猶
至相應。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
令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火立名選以其方為義漢書
律曆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也角觸也物觸地
而出載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
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
云宮為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
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分去一以
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請之音註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
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藉也引昭二十年左
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

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蓋
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
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二名
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考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
云十一而後須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出之音音即樂也是
聲與音樂名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
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為異
者以文侯升問古樂新樂二音同呼為樂謂其樂音同也子
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為樂名新樂
淫於色而害於德首申說其音而已故亦言溺音以曉文侯
耳音樂非為異也樂記云淫樂慝禮子夏亦云
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為樂也

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二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自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

疏治出至民困。正義曰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出變治出之音既安又以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

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良心感者其聲嗥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出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出之音亦安以樂也良邦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出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之心而作歌故亂出之音亦怨以怒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
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
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為
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為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
也君
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
樂為也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出之音二用之音中與
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
乃是
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樂變人樂變人心感於物而後動
先正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後風
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慈愛流涕邪散之音作而
民肅
寬於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涕邪散之音作而
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若所制民逐樂音而
此
民能復樂彼言樂能變人若但非民既眾賢愚不等以
賢所歌謠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為樂取智者之心
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籍人之情而為之
節文習者循而執之不肖者企而不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聖
人之所行也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
記問禮稱禮者非從大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
意出於民也身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
自生是樂之本意也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好惡無節則足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

詩序卷之二

八

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具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
故先王制禮作樂為之節是王若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
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海
雨其山火生於木反復其才復何異哉
故正得失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
於音音從政政之善惡皆在於

疏
故正平於詩
○正義曰上言備詩

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
由詩為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

動天地之靈或致鬼神之意無有
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於

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近之也
詩之首所以能在此三事者

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
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

得失之事以為勸戒令人行善
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

正得失也詩可人之得失非獨
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化上是上下俱正人也
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
嘉樂之正口使賞善伐惡之道
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
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鼓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和
樂興焉又
二歌者自已而陳德也動已而
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反理

為萬物育正而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鬼神云感正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鬼神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奉或作政皆誤耳

今定本皆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其敬厚人倫美教

化移風俗(疏)先王至俗○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

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猶尚書云常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崇此夫婦猶尚書云常歌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慈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六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入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也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為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為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為此王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能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為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有黃帝之詩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後謂之為音謂之為樂樂雖逐詩為曲故詩為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以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唐傳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像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上室之出人性醇故詩有六義焉一厚徒有嬉戲之樂未言歌詠之詩

故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必獲反興虛應反沈許既反頌音訟疏故詩至六曰頌。正義曰上言詩功

其實一也彼註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

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具

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

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聖

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爲後世法謂正雅也其

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爲

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辭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

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

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

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

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率變風者以

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

避諱故得失真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以有所畏懼故

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忘意讚揚之辭故云

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爲名故云以爲後世法鄭

之所註其意如此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

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鄭諛者據其辭不拍斥若有嫌

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

全卷之一

十

明

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必
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
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上封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
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
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風雅之詩錄
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三
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風體非采得之後始
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統頌聲作史
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闢雅之亂早失
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是也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
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
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
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
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也別有篇卷
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此賦興與吳札觀詩已
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也信篇中義多
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為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為比全
篇為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
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

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

十一

深

元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
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信篇中義多
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
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
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為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
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成以為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
則孔子以前未合之特比賦興別為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
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為體若
比賦興別為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
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
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
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
後不復面稱曰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疆盛
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
周分為六詩據周禮成文而

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

曰風 風化風刺皆謂警喻不斥言也王文主與樂之宮商
相應也譎諫詠歌亦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鳳反注

風刺同刺本又作刺七賜反諷古疏上以至曰風。正義

允反許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六義之意在上人君

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

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

違諷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

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

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

也教也而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

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為

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摠名為風六義

隨事生稱耳若此辭摠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諷諫唯

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

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惡後人君

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

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殺於晉晉人

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又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

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

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風化

至直諫。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片言也

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片言也

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今詩之與樂之言商

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為詩歌樂家詩為曲則是宮商之辭學

詩文而為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唯詩

而為聲聲既成形類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王應於

樂文也諷者權許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許之義故

謂之諷諫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

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疏至于至雅作矣。正義曰

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

風雅

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大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澤竭而詩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禮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諸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衰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已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

侯季到
林直衣
楊甲升

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毒跡由國史至上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

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

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觀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

官太史小史外史御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

燕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

曉得夫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

公無之作也黃鳥頌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

不必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

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瞍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

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瞍歌之是國史

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瞍歌之是國史

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

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

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

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至之澤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

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

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誠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

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

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

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

澤故得皆止禮義也每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

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蕩無度是其風俗改

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大公之風衛有康叔

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

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

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後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

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

侯奇列校詩疏之一林查校記

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畧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

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

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先王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

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

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察先公雜稟先王之

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

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狀者男法

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

詩人之四始六議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

將死之勢則鑿之治也用心緩素和之視乎公知其不可為

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觀可追改則箴諫之意切

鶴鳴污永殷勤而責王也風大行冀之能技則匡諫之志

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嘆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

有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也

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王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疏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三者辨異之意是

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

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

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亦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周雅

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已一人

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

為已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

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故故也言天下之事

亦謂一人言之詩人摠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已意而詠

歌王政故作詩道詠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

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

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

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

事亦者逆順立文專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

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

政得失閱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

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

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

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

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

至善之全

手九之一

二十五

疏

雅者至雅焉

正義曰上已解風各故又解雅名雅者

訓為正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還以齊正為各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
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
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
與幽厲不用詩道則廢也雅詩者言美王政所用廢詩以其
廢與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
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可陳有節食眉
客賞芳羣臣燕賜以饗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賈者養育
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之命作周代殷繼伐
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選祗
蟲仁乃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率制為大
幹述其小事制為小幹幹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冠優劣之
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
所以異也詩幹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
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編覽天下之志其合
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
事也詩幹既定與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莫風之詩
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
音幹亦然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小雅大雅
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
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
不九小雅三十一 手九一之一 十一

變雅之美刺皆由音幹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
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
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幹故不分為二風二頌
也旋本王政所由廢與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頌者
美成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

頌者至神明者。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聲故此又
解頌名頌幹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聲故言謂
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解頌幹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雅已
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
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
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
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壽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
意出於此也成助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
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眾和而
事斯斯是則司牧之功畢矣下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
遂亦成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
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

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
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備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
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
德洽始報神功須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功但美其
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
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
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信
公功德繞如變風之美者目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
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體故借天
子美詩之名以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
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
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

也 始者王道與 疏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
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與衰
之所由然則此四者具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
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
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冰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
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
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

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此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
之際爲改正辰在寅卯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
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
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
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三言怒哀樂
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
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江漢之賦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麟音呂辛反趾音止騶本
亦作駝音側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
同歧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
既盡然後乃論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若則下事因前起
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
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連言

也

爾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地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為周南感先王之化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主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具諸侯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二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雷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纘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依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

故不為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為王不為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自從至王季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相訓是自得為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大王王季

始之道王化之基疏 周南至之基正義曰既言繫

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正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為王化基始序

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哀幼穉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當為東衷謂中心怨之無悔善之心謂好

速也。○亦常六反善也。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哀竹隆反窈烏了反窈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閑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怨疏義曰上既摠言二南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球音求。疏義曰上既摠言二南又說閔雝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閔雝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慕。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已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窈窕幽閑之女未得引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閔雝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閔雝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為表。言后妃衷心念怨在窈窕幽閑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為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已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好思。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為已憂。不繼恣已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為哀窈窕之人與

詩疏之一

十九

卷

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已則能配君子。然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為異其經亦與毛同。○箋哀蓋至好逮。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注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疑辭。以下皆依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怨。故云。怨之謂念。怨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忌勝已。而害賢也。無傷善之心。謂不用傷害善人。經稱衆妾有逮。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逮也。論語云。閔雝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註云。哀此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感傷其愛。此以哀為表。彼仍以哀為義者。鄭答劉琰云。論語註人。間行以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不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

周雅

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為義則以下義勢皆與
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
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
察深而思之反則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
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
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
色則善關關雉鳴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雉鳴
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諧又不淫其色
慎固幽深若閑雉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
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
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唯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雉七音反鳴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興虛應反沈
許旣反案興是譬論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放此摯
本亦作鷓音至別彼鷓反下同說音悅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閑雉之德是幽
間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
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
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好

俚音劉校

詩疏之一 邠林重校

二 余亦佳可

毛如字鄭呼報反兎置詩放此速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
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間音剛下同耦五口反能為于為反嫉
音疾徐音自後皆同關關至好逑○正義曰毛以為關
如丁路反以色曰妬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雉鳴也此雉
鳩之鳥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
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
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
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
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大故言
宜也○鄭唯下二句為興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
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為君子文王和好衆妾之怨耦者使皆
說樂也○傳閑閑至王化也○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雉音
聲和也是閑閑為和聲也雉鳴王雉也釋鳥文郭璞曰鷓類
也今江東呼之為鷓類在江邊注中亦食魚座機疏云雉鳴
大小如鷓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鷓而揚雄許慎皆曰
白鷓似鷓星二只定本云鳥鷓而有別謂鳥中雉雌情意至
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
傳為摯字實取至義故箋云摯之言至王雉之鳥雉雌情意
至然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雉鳴王雉之鳥者深
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穴獨

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汜小汜曰坻江有渚傳曰
渚小洲也蕙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汜皆依爾雅為說也
采繁傳曰汜渚亮驚傳曰渚汜互言以曉人也兼葭傳文云
坻小渚也不言小汜者汜渚大小異名耳坻亦小於渚故舉
渚以言之和諧者心中和悅志意和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
和諧又解以在河之洲為喻之意言后妃雖流樂君子不淫
其色能謹慎貞固居在幽間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
鴟之有別故以與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天下
使夫婦有別夫如有別則性純子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為
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
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傳窈窕至好匹
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間
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
故云幽間言其幽深而間靜也楊雄云善心為窈窕宜為居
者非也速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逖爾雅多作
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閑睦之德是幽間貞專之善
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
之狀摠言宜求為君子好匹則摠謂百二十人矣。箋不厥
至以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
下然則九嬪以下摠謂衆妾二夫人以下唯蕙九嬪耳以其

侯番劉校

詩疏之一

二十一

余係進

淑女和好衆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萊論皆樂后
妃之事故蕙言九嬪以下摠百二十人也若然此衆妾謂世
婦女御也周禮註云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
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
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
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同南二者之風
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特即然也何者文王為諸侯早矣豈
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
鄭於檀弓差之帝嘗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
妃夏增以九女為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為三十九人
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為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參差行
萊左右流之共行萊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
也言后妃將共行萊之菹必有功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
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行衛
猛反本亦作苦沈有並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
佑接余音餘木或作姜茶非其音蒸本或作供下共行萊並
同道阻魚反字又作道嬪鼻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申反內官名樂音洛又音岳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寐寢也箋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寤五路反寐莫利反覺音教。○**疏**參差至毛以為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苜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苜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間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為夫人九嬪既不和妬忌世婦女御以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其參差之苜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幽聞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已職事故得之也。○傳苜菜接至宗廟。正義曰釋草云苜菜接余其葉符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負莖寸餘浮在水上根在底與水深淺等大如斂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苜菜接余也。俗本苜下有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諧有閔睦之德乃能共苜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苜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苜菜亦庶物之一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

候審劉校

詩疏之一

三二 三

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苜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繁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箋左右至之事。○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苜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共苜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鍾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苜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註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盛感深也。事者苜菜之事也。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為勞務尚能樂之况於其德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則而不周曰輾。○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反。呂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

轍注本或作卧而**疏**求之至反側○毛以為后妃求此賢

不周者刺二字也**疏**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

思轉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

輾轉而復反側思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為事求賢女而

不得覺寐則思已戰事當誰與共之箋以釋詰文服事也本求淑

女為已戰事故易之也○箋卧而不周曰輾○正義曰書傳

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卧而不正也反側既為一則輾

轉亦為一俱為卧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為不周者辨其難明

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

轉同為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大同小異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是也

是迴動大同小異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是也

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

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

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

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

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

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

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

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

候番刘校 寺疏之一 林重校訖 三三 葉金刊

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苻菜求之既得諸嬪御之等皆

樂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苻菜之時作

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

琴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琴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

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正義曰此称后妃之意后

妃言已思此淑女若來已宜以琴瑟友樂之○正義曰此称后

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

若來琴瑟鍾鼓並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

也鍾鼓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

字則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

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

樂為祭設何言德盛設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祭時則

何言友樂也豈得辭也○箋同志為友○正義曰此知毛意思

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章言采之於

人文故曰同志為友琴瑟與鍾鼓同為祭時但此章言采之

故以琴瑟為友以韻之卒章云毛故以鐘鼓為樂以韻之俱

祭時所用而分為二等耳此箋樂必作蕪下鐘鼓也下箋琴

琴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為反下云鍾鼓樂之其若行菜之事為鍾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齊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鼓聲宏非情志可也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而因聽祭樂也。

參差荇菜

之有毛之毛畢也後毛云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澤之者。

疏

傳荇萍也。正義曰。擇言二毛毛。毛也。孫炎曰。日擇菜也。某氏曰。蕪。借按也。郭璞曰。按取菜也。以塞是皮之義也。記云。斬荇。蕪謂取。取人之旗也。毛訓。窈窕。淑女。鍾

鼓樂之。

言共若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樂之音洛又音岳。或云。疏。箋。琴瑟至其禮。正義曰。如琴瑟在

祖考求攸乃。下管也。鼓明琴瑟在上。非鼓在。下大射禮。鍾在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若菜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章四句一章

詩有之一

二十四

音八句

○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疏。自古而有每章。下是毛公本意後故此。

與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湯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夫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句也。聯字分疆所以句言者。此章者明也。摠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編也。言出情補事明而備者也。然字之。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雉鳴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且之類也。向者聯字以為言。訓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寒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下咸二。即祈父。擊磬之類也。三字者。綴下。邦妻。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雎。鸛鳴。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進。謂。雀。無。謂。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育。如。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猗。猗。入。我。牀。下。找。不。敢。致。我。哀。日。流。足。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擊。雪。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洞。洞。彼。行。藥。

招彼注是也編檢諸本皆云羽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之類延之云詩凡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綏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惟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請惟變所適攝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休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若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與末者皆字上爲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末之之類也若者其實士若治其吉方之類也矣者韻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代禮且漣漪之篇此等皆字上爲韻不爲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領聲韻詩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置其然乎其虛其餘既逐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爲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爲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爲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并棠駟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及三十一句則宮之三章三十一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

詩之一

十三

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叙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中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治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皆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二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論於魯唐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人小其篇諫在優劣來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其述一事來頌之類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鷓鴣之類何章不橫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實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向字多妙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爲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沃湯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

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繼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與卒章曰者定爾功者以者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來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訓以卒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於後人未能審也。

附釋音目毛詩註疏卷第一之一

大司樂注

州一

詩釋音目七詩註疏卷第一(一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

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

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躬儉節用由於師傳之教而後言尊

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

不忘孝。覃本亦作蕪徒南文延也澣本又作浣云管反濯

直用反傳夫附疏葛覃二章章六句至以婦道。正義曰

反見賢遍反疏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

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

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

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備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

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為婦之道也定本后妃

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

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特事說其為本

之意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

葛以五絲紛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汗私澣衣

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為二者見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

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章上一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

父母者即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

事生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汗私澣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



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以也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経女功之事相辱者施終也中谷谷

中也萋萋茂也成經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

以興焉興音喜也此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也體浸浸日

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疏反黃鳥

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黃鳥搏黍也灌木葉木也

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聚木與女有嫁
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與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灌
古亂反音皆搏黍徒端反鳥名也叢才公反俗作藁

一本作最作外反聞音問又如字下同稱尺證反
至嗜嗜○正義曰言葛之漸長稍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非
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葉葉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
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辭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
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皆嗜嗜然

以興后妃形辭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
達於遠方也○傳葛所至盛貌○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後言
葛所以為締結者以下章益后妃治葛不為興狀見此章因
事為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之性以興
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為締結彼不為因興亦言之者
彼對蕭為祭祀文為瘵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

中谷谷中劉其言音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妻
妻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採用之時
故以莫莫為成就貌也○箋葛延至美盛○正義曰以谷中
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葉猶形辭故以栗此
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
句黃鳥于飛前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

不然○傳黃鳥至遠聞○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
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
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
一名鴛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其熟時來在桑間故

里語曰黃栗留看我來黃其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
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
為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也○箋葛延至遠方○正
義曰知葛當延蔓之時搏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

長是為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搏黍注飛集於灌木之時其
鳴恒嗜嗜然其鳴嗜嗜然在葉于灌木之下欲明揆上于飛
至集終始恒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於遠方
也大明日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美之稱也飛集灌
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

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子
也女子之不出於閨才美之稱得達遠方
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十邦云大邦有子
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其可採用之時○莫美博反
是

是灌為締為給服之無斃
灌黃之也精曰締
給鞶厭也古者王后

玄統公侯夫人絃經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
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笈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
將所適故習之以絃給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
性貞專。○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漢胡郭反
詩云漢淪也音羊灼反絃恥知反葛之精者曰絃給去逆反
數本亦作鞞音亦厭於豔反本亦作厭紘都覽反統織五采
如緇狀用懸瑱也絃獲耕反纓之無綏者從下仰屬於冠經
音延景上覆也朝直遙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
庶人衣

疏 葛之至無數。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
於既反在於谷中生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
成就已可采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獲葛之莢治已莖
后妃乃緝績之為絃為給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為絃給之時
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獲葛至其夫。正義曰
釋訓云是刈是獲獲者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獲獲治
之孫炎曰葛莖以為絃給以煮之於獲故曰獲葛非訓獲為
莢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絃諸侯巾以給寵故云浴用二
巾上絃下給皆貴絃而賤給是絃精而給寵故云精曰絃寵
曰給鞞厭釋詁文彼鞞作則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統以下有
魯語敬姜之言也統懸瑱之物織五采為之故者笈云人君
五色則天子之統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為尊故舉以言焉絃

作卷到末

卷五之二

三

江表深刊

者纓之無綏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
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為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注云
有笄者屈組為紘雖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纓也經者冕
上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為冕夏官弁師注云紘冕上
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
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
華華黃也以素為帶節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人命婦或祭
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命受服是也
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常昭云
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
服亦玄冠緇布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
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註云官師中士下
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常昭云
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
悉為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絃經也則為絃又為
絃經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為祭服又為朝服皆下兼
上也貴者所為少賤者所為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為之傳
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妻皆有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
將所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統公侯夫
人絃經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絃經大帶上有

織字皆衍也。箋服整至貞專。正義曰服整釋言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為作王后為作士妻故

習之以締結勞辱之事。能言告師氏。言告師氏。言告歸言也。師女師也。古者士師教以婦禮。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

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謂嫁曰歸。本亦

無曰字。此依公羊。薄汗我私薄澣我衣。汗。煩也。私。燕也。薄。文重言直用反。薄汗。我私薄澣我衣。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頰頰。潤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禕衣。以下至祿衣。汗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上。禕音煇。王后六服。一曰

翟。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頰。潤猶。澣。也。接音奴。禾反。菴音素。未反。祿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害。害。害。否。歸。寧。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弊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疏。言告至子。害。戶。葛。反。下。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

毛以為上下二我。我其身中我。我其師后。如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婦人之道。欲令我躬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日薄欲煩。潤我之衣服。薄欲澣濯我之藝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弊乎。私服。宜。弊。之。何者。當不。弊。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弊。衣。節儉。復。以。特。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為。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儉。故。已。今。薄。欲。煩。潤。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並。弊。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弊。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弊。之。由。已。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弊。身。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言。我。至。曰。歸。正義曰。言我釋。詰。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云。姆。纓。弁。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家。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以。襄。三。十。年。公。年。傳。曰。宋

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弟。及。傳。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傳。大。夫。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以。夫。氏。下。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

子。大。夫。之。妻。當。以。夫。氏。下。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

子。大。夫。之。妻。當。以。夫。氏。下。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

詩經

五

詩歌一之二

六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

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諄諄也。卷耳卷勉反。耳也。廣雅云。泉耳也。郭云。

亦曰胡泉江南呼常泉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疏卷

誠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卷音零疏耳

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

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

子求賢德之人當置於官位錄其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

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惟賢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

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

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

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摠辭也求賢審

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

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為善之辭也私謁

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艷妻方嬭七子在朝成

湯謝過婦謂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

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為勞心憂深不已至

於勞動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

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叙者叙見后妃求賢而憂勤

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愛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卷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

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諄諄也。卷耳卷勉反。耳也。廣雅云。泉耳也。郭云。

亦曰胡泉江南呼常泉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疏卷

誠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卷音零疏耳

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

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

子求賢德之人當置於官位錄其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

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惟賢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

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

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

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摠辭也求賢審

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

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為善之辭也私謁

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艷妻方嬭七子在朝成

湯謝過婦謂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

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為勞心憂深不已至

於勞動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

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叙者叙見后妃求賢而憂勤

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愛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卷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

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諄諄也。卷耳卷勉反。耳也。廣雅云。泉耳也。郭云。

亦曰胡泉江南呼常泉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疏卷

誠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卷音零疏耳

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

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

子求賢德之人當置於官位錄其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

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惟賢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

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

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

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摠辭也求賢審

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

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為善之辭也私謁

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艷妻方嬭七子在朝成

湯謝過婦謂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

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為勞心憂深不已至

於勞動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

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叙者叙見后妃求賢而憂勤

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愛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卷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

我懷人寘彼周行

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

也。寘之豉反行戶康疏采采至周行。正義曰言有人

反註下同朝直造反疏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

筐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

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

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

菜之人也此后妃之憂為何事言后妃嗟呼而歎我思君子

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為朝廷臣

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君此不解者以詩

主美右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為此故以周
行為彼也。傳憂者至之器。正義曰不云與也而云憂者
之興明有異於餘與也餘與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
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為與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與取
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
與采菜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為與
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產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
樂有子明其采者眾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
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用意之事若昔亦然雖說異義則
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若昔謂采人衆多
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冬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采
耳亦云胡泉江東呼常泉或曰冬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
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葵曰葉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
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瑤令或謂之耳瑤幽州人謂之
爵耳是也言頃陸畜屬者說文云畜草器所以盛種此頃筐
可盛菜故言畜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
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為喻之意也。箋周之至廷臣
正義曰知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
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芻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云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陟彼崔嵬我馬虺

隤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

君且知其然。崔祖回反嵬回反嵬呼回反徐呼懷反

說文作瘵隤徒回反徐徒壞反推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

之病也說文作頽使色吏反下同離力智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

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

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用此。姑如字說文作芻音

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芻罍盧反酒罍也韓詩云天子以

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

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勞力到反不復扶富反

疏陟彼至永懷。正義曰后妃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

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

其還也我君了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

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

之故不復憂也。傳崔嵬至隤懷。正義曰釋山石云戴士

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石載土為阻孫炎曰
土山上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阻與爾雅正反者
或傳寫誤也釋詁云陲隕玄黃病也孫炎曰陲隕馬罷不能
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陲隕者病之狀玄黃者
病之变色二章互言之也箋我我至其然也無使字言勤
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無使字言勤
勞故知使臣也事莫勞於兵役故舉其尤苦而言之其實
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其然
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賞之故上句欲君子知其勞下句欲
君子加其賞也○傳人君黃金鑿○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
義壘制韓詩說金壘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
士以梓毛詩說金壘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
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
經無明文謂之壘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
尊彝云皆有壘諸臣之所酢注云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
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
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鉅耳毛說言
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
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壘取於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
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壘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
侯者列校
八寺疏之二
林直校訖
九
葉金刊

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箋我我至於此○正義曰以后
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
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
也將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
之禮者以經云金壘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耳言
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
信三十三年卻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年
年荀林父滅路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
陟彼高

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山春曰
岡玄馬

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云此章為意不盡申駁勤也
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有禮自立司正之後旅疇必有醉
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岡古康反兕字又作兕兕徐履
反爾雅云光以牛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字又作觥韓詩云
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為意于為反駁
勤並如字俗本下並如心非也樂音洛
○傳山春至角爵
云山春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
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為之觥者爵稱也爵揔
名故云角爵也○箋此章至為樂○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
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駁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

之傳云兕觥爵言其體此言觥爵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
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
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
也四升曰角角獨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
飲不自節為入旁訕也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酌也觥亦五
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
非所以罰不得名觴詩也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有過
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觥解角散之外別
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等者
舉解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
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
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解必
以罰者也官鬲其比觥特罰之事注云觥者失禮之
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
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麻明為罰
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
醕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為樂也然則此
后妃志使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
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酌酒斯饗
攝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言成成叔審惠子引詩云

侯晉川校

詩疏卷之三

林重校

十

江文

兕觥其觥吉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辭而
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內乾而不敢食其
末亦如燕法卿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燕醕無算爵則饗士
亦有燕醕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
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壘兕觥是燕有兕觥
也卿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
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
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
卿大夫皆脫屣并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
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以此
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并堂皆坐命之
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有觥也

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士曰祖瘡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

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
矣深閭之辭○祖本亦作祖同七餘反瘡音塗本又作瘡非

痡音敷又音烏反本又作鋪同吁香
○傳瘡病痡亦病也

痛瘡病也孫炎曰痛人疲不能
行之病瘡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榘采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同字林已周反曲曰榘字林九錫反馬融詩本並作榘

之心焉崔集註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

之義使使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惠逮下者而無嫉

既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

榘木葛藟藟之與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榘南土之葛

藟也得彙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與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

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荆

揚之域藟亦連蔓藟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藟力追反纏繞也

本又作藟上疏傳南南土至茂盛正義曰諸言南山者

附時掌反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由也今

此榘木言南不必已國何者以輿必取象以輿后妃上下

盛宜取木之盛者不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曲曰榘者

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藟

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藟而不美是也

枝至之域正義曰藟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藟只君子

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與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恩

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恩

下逮衆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其所則衆妾上親附而事之

福復綏之

是也綏之音雖樂疏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定本云如

樂上音岳下音洛疏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定本云如

福復綏之禮樂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只之氏反猶

者木種非一皆以地勢之美或上或下也樂只君子

此言南土故以爲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

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荆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

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又荆州在正南

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版木惟喬敷草惟天是揚州草

尊卑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類謂荆揚州

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版木惟喬敷草惟天是揚州草

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荆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

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又荆州在正南

此言南土故以爲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

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荆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

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又荆州在正南

此言南土故以爲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

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荆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

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又荆州在正南

此言南土故以爲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

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荆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

也言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者妃妾相與既有禮義又以此
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也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內和而家
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南
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
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考經接神契
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堯典曰
天祿永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天保云降爾
遐福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故正月云只今之
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祿將之毛南有樛木葛
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助也南有樛木葛
葛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
也南有樛木葛葛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也成就也。帶本又作
蔡鳥營反說文作榮

樛木二章章四句

多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多螽斯不妬忌則子

孫衆多也詩一之二 疏 螽斯三章章四句至衆多

正義曰此不妬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嬪妾俱進

斯男傳云大似十子衆妻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

妬忌子孫衆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美言仁厚慎和集耳。

其勝已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唯釋忌於義未盡故

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其

於妬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忌妬之心此云不

妬忌是為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妬忌之行樛木云無嫉妬之

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別外內之稱行為心使表裏一也

能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若妬亦兼行故云妬賢嫉
能。螽斯羽詵詵兮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螽斯不
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
宜然。詵所中反說文作辨音同螽粟容反字林作詵詵先凶
反郭璞先工反許慎思弓反蟾粟居石反許慎呂忱並先已反
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是也揚雄詩

慎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蝗類也長而青其股

股鳴者也鄭箋註方言云江東呼為此蟻音竹帛反蟻音猛

慈音欲請誣之音諭宜爾子孫振振兮振振仁厚也箋

不可本或作不然容不純如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疏蟲斯至振振兮○正義

無不仁厚○振音真其音故疏曰蟲斯之蟲不如此故

諸以興后妃之身不如此故令衆妾皆共進飾各得受意以

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彼之子孫使

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蟲斯之多喻后妃之子孫而三羽

者蟲斯羽盡故亦羽以言多也○傳蟲斯如蟻○正義曰此

言蟲斯七月云斯之蟻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蟻也

蟻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音真

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眩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

班黑其股似蟻眉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故曰是

也此實只也傳不言只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官只

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可衆篇皆然是由其可

解故傳不言只也傳言只也箋言只者喻言傳所只者只以

喻此事也只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只同而義異亦云只者

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只也不言只者或尊不為只若獸泥

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祿衣之類或同只箋略不言喻者

若脚屬習習谷風之類也或豐傳之文若葛覃箋云只鳥之

類是也然有只也不必要有只者而有只者必有只也亦有

毛不言只自言只者若四月箋云與人為惡有漸是也或只

宜爾子孫振振兮

振振仁厚也箋

疏

蟲斯至振振兮○正義

蟲斯之蟲不如此故

諸以興后妃之身不如此故令衆妾皆共進飾各得受意以

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彼之子孫使

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蟲斯之多喻后妃之子孫而三羽

者蟲斯羽盡故亦羽以言多也○傳蟲斯如蟻○正義曰此

言蟲斯七月云斯之蟻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蟻也

蟻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音真

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眩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

班黑其股似蟻眉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故曰是

也此實只也傳不言只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官只

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可衆篇皆然是由其可

解故傳不言只也傳言只也箋言只者喻言傳所只者只以

喻此事也只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只同而義異亦云只者

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只也不言只者或尊不為只若獸泥

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祿衣之類或同只箋略不言喻者

若脚屬習習谷風之類也或豐傳之文若葛覃箋云只鳥之

類是也然有只也不必要有只者而有只者必有只也亦有

毛不言只自言只者若四月箋云與人為惡有漸是也或只

俞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

者喻酒醜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為喻也○箋凡物至

宜然○正義曰昭十年左傳三凡有血氣皆有善心是有情

慈者無不如此也序云若蟲斯不知忘則知唯此蟻不耳○傳

振振仁厚○正義曰言宜爾子孫明子孫皆化台起能寬容

故為仁厚即寬仁之義也麟趾殷其雷傳曰振振信厚者以

麟趾序云雖表出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雷其妻勸夫以義臣

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為信厚也○箋后妃至仁厚○正義曰

此止說后妃不如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

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

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

之據其仁厚者多耳

冬蟲斯羽

冬蟲斯羽

冬蟲斯羽

冬蟲斯羽

冬蟲斯羽

冬蟲斯羽

冬蟲斯羽

冬蟲斯羽

冬蟲斯羽

冬蟲斯羽

冬蟲斯羽

子孫振振兮

振振仁厚也箋

蟲斯至振振兮○正義

蟲斯之蟲不如此故

諸以興后妃之身不如此故令衆妾皆共進飾各得受意以

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彼之子孫使

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蟲斯之多喻后妃之子孫而三羽

者蟲斯羽盡故亦羽以言多也○傳蟲斯如蟻○正義曰此

言蟲斯七月云斯之蟻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蟻也

蟻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音真

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眩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

班黑其股似蟻眉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故曰是

也此實只也傳不言只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官只

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可衆篇皆然是由其可

解故傳不言只也傳言只也箋言只者喻言傳所只者只以

喻此事也只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只同而義異亦云只者

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只也不言只者或尊不為只若獸泥

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祿衣之類或同只箋略不言喻者

若脚屬習習谷風之類也或豐傳之文若葛覃箋云只鳥之

類是也然有只也不必要有只者而有只者必有只也亦有

毛不言只自言只者若四月箋云與人為惡有漸是也或只

俞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

子孫振振兮

振振仁厚也箋

蟲斯至振振兮○正義

蟲斯之蟲不如此故

諸以興后妃之身不如此故令衆妾皆共進飾各得受意以

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彼之子孫使

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蟲斯之多喻后妃之子孫而三羽

者蟲斯羽盡故亦羽以言多也○傳蟲斯如蟻○正義曰此

言蟲斯七月云斯之蟻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蟻也

蟻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音真

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眩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

班黑其股似蟻眉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故曰是

也此實只也傳不言只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官只

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可衆篇皆然是由其可

解故傳不言只也傳言只也箋言只者喻言傳所只者只以

喻此事也只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只同而義異亦云只者

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只也不言只者或尊不為只若獸泥

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祿衣之類或同只箋略不言喻者

若脚屬習習谷風之類也或豐傳之文若葛覃箋云只鳥之

類是也然有只也不必要有只者而有只者必有只也亦有

毛不言只自言只者若四月箋云與人為惡有漸是也或只

俞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

各歸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

以時國無鰥民也老而無妻曰鰥。桃夭於驕反桃木各說文作扶云木少盛貌鰥本亦作

鰥古疏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

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昏無

鰥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各歸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

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

無所當也。箋老而至曰鰥。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者愁悒不寐目相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

曰寡寡鰥也單獨之名鰥或作矜矜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

名也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知此為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月之

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嫁矣故知此寡以此斷也士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

男二十女為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為鰥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

唯及七十同歲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鴈傳偏鰥曰寡

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寡二十八年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夫

曰素婦人曰厘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為霜霜並其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亦同名焉即

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鰥故舜年二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瞽不見室家之端

故謂之鰥是二十不娶亦謂之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

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吝彼鄭註云以夫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

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鰥寡據其

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為寡則有子亦稱寡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玉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窮而無所告者

傳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為不踰時則上句言其
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標有
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
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
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
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揚傳曰男女失時不速秋冬
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欲冬
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昏是禮之正法
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桃之夭
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夫灼灼其華

與也桃有華之盛者夫夫其少壯也灼灼
華之盛也箋云與者踰時婦人皆得少年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之子嫁子也下往
也宜以有室家無

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
年時俱當○當丁浪反○

疏

桃之至室家○毛以為少壯
之桃夭天然復有灼灼然此

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天然復有灼
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
得善時宜其為室家矣○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
俱善為異○傳桃有華之盛者○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壯

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
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

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時婦至時行○正義曰此言
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

據時月耳○箋宜者至俱當○正義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
之成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摠上之辭故以為年

時俱○桃之夭夭有蕢其實

實實貌非但有華色又
有婦德○蕢字雲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室家猶
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
體至盛也○蓁側巾反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一家之
人盡以

為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

疏

箋家人猶室家○正義曰
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

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為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廣
為一家之人相十八年五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

也此云家人猶夫也猶婦也以男
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兔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

○兔且菟又作兔他故反音

疏

兔且三章章四句至

衆多○正義曰作兔且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由賢人多故兔且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兔且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兔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挑天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若官言后妃之美此三章所美如一而致文不同者以挑天承螽斯之後螽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挑天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為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也此兔且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變言之化行后妃之使然也若官以后妃事終故摠言之美其實三者義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妬忌此言關雎之化行不同者以挑天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妬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侯者表

詩疏之三

乘金刊

事故言關雎之化行若官則婦人樂有子故云**肅肅兔且**

和乎序者隨義立文其實摠上五篇致此三篇

椽之丁丁肅肅敬也兔且兔且也丁丁椽杙聲也箋云且

○椽陟角反丁陟耕反呂音古罔也杙本又作弋羊職反郭羊北反爾雅云檝謂之杙李巡云檝也檝音特檝音其月反

起起武夫公侯干城

皆以禦難也此兔且之人賢者也

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干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起居黜反爾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注云干

楯所以自蔽杆也舊尸旦反沈音幹杆尸旦反禦魚呂反難乃旦反下同任音壬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沈所愧反可任而

又反折之役反衝昌容反**疏**肅肅兔且椽之丁丁起起至

之事其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起起然威武之夫

干城為異言此兔且之人有起起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任以

國守令杆城其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謂公侯使之與

我作杆城也○傳肅肅至我聲○正義曰肅肅敬也釋訓文

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為敬小星云肅肅皆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鵠羽鴻雁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其聲也黍苗說官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兔罟謂之且李巡曰免自作徑路張且捕之也釋宮云撤謂之批李巡云批謂繫也此丁丁連極之故知極批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傳干杆也。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干者自蔽杆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為腹心則好仇者公侯自以為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為杆城言以武夫自固為杆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箋干也至未然。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為杆城其民易傳者以其剋武夫論有武任明為民杆城可以禦難也言未然者謂未有來侵者來則折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亦能和好之故二章云公侯好仇。肅肅免且施于中逵。求龜反杜預注春秋云塗方九。傳達九達之道。正義曰釋官云。達謂之道路。孫炎云旁出岐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駮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達郭璞云四侯著剋校。手充之三。余元富。

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杜預云達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達杜意蓋以鄭之成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剋剋武夫公侯好仇。箋云怨耦曰仇此免且之人敵國有。剋剋武夫公侯好仇。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為公侯之。肅肅免。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為匹鄭唯好仇為異。肅肅免。

且施于中林。中林林中。施。剋剋武夫公侯腹心。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且免之人於行攻伐。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為此且免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為腹心之計謀慮前事。傳可以至腹心。正義曰解武夫可為腹心之意由能制出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已之腹心臣之倚用如已腹心。箋此且至言賢。正義曰箋以首章為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為和好怨耦謂已彼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

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且免之人於行攻伐。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為此且免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為腹心之計謀慮前事。傳可以至腹心。正義曰解武夫可為腹心之意由能制出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已之腹心臣之倚用如已腹心。箋此且至言賢。正義曰箋以首章為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為和好怨耦謂已彼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

無者宣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今所無不意
此即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收伐非和好兩
軍與一章異也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天下和政教平

也○采芣音浮芣本亦作苢音以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
首卽璞云江東呼為蝦蟇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舌又
各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烏山海
經及周書王會皆云采芣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
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

疏

采芣三章章四句至有子○正義曰若天下亂

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閱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
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奉和平
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箋天下和政教平○正
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王王必以天
下之辭故騶虞序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也文王平六州
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唯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

侯審劉校

詩疏一之三

林重校

三

楊全刊

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註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雖未太平平

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
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

又名隆平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盛德之隆故嘉魚既醉維
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誥注云隆平已至中候

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治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
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衆故頌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

六者互而相頌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
之稱揔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捥取之卒

章言所成之處或結之或禡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掇之
將之既得則結之禡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

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為對所以摠終始也六者
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掇捥事味結禡用別明

非一人而為采采芣芣薄言采之

采采非一辭也芣官馬鳥馬鳥車前

也宜懷妊焉薄辭也采**疏**傳芣芣馬鳥○正義曰釋草文
取也箋云薄言我薄也也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
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蟇衣陸機疏云馬鳥一名車前一名
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

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齧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
引周書王會云采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
物奇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為貢費非周南婦人
所得來是采芣苢為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妊者即
陸機疏云所治難產是也○箋薄言我薄也○正義曰毛傳
言薄辭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為辭
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為語辭傳於薄行我
私不釋者就此衆也時逸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雨也甫始
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饑從之以薄為始者以時
適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為始動以威也有客
前云以繫其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將行王始言
饑送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為始餘皆為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蒺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拾也○掇都奪反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取也○捋力括反采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結執在也○結音結在入采采芣苢

言擷之一極社曰擷○擷戶結反疏傳結執至曰

釋器云執注謂之結孫炎曰持衣上社又云扱在謂之擷李

巡曰扱衣上在於帶在者裳之下也置結謂手執之而不扱

帶則扱於帶中矣

采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紂時風

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漢廣漢水名也尚書云嶠

豳道漢水東流為漢被皮義反紂直九反殷王也偏邊見反

漢廣三章章八句至不可得○正義曰作廣廣詩者言

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於天芣苢之化今彼於

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

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挑夫皆文王之化后妃夙贊於此言

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為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

為遠近積漸之義故於此既言德廣後境亦廣可知故直云

道化行耳此既言美化下篇不難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

言美也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被言召南

此不言周南者以夫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矣故止言忍
南之國此無思犯礼求而不可得總序三章之義也。箋紂
時至教化。正義曰言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
以江漢之域為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
文故言之耳其實六州共被
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有游女不可求思
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
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

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
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礼者亦由貞潔使之
然。喬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如字古本皆
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竦栗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潛行也

方游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游之道今
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礼而往將不至也
。采音詠游考于反本亦作游又作梓或作拊並同沈旋音
附方言云游謂之雜雜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
云方木置水為拊棧也郭璞云水中雜筏也又云木曰棧行
曰筏小筏曰游雜音皮佳反拊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拊

疏
南方有至方思。正義曰木所以成榦本有可息之道今
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

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礼而
求其為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
思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礼可知也出者猶
能為貞潔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
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游以求濟以興

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礼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
不可濟喻犯礼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為女皆貞潔求
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礼也定本遊女作游。傳思辭至思
者。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經
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

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
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輕改耳內
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闈寺守
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盥不得在室故有出
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箋
不可至之然。正義曰箋知此為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
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
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摠解經不可之文

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附之道不釋
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
王之化游女皆繫此云繫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象木
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
質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
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棘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
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犯礼者謂男子無思犯礼由女貞繫
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蓋淫之事皆男唱而
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
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疆暴之男是也傳潛行至方
附。正義曰潛行為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
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附釋言文孫炎
曰方水中為附筏也論語曰乘桴浮于海注云桴編竹木曰
桴小曰桴是也。箋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
可乘附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者雖深不長於起
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礼將不肯至也

翹錯薪言刈其楚

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楚薪之
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前衆

女皆貞繫我又欲取其尤高繫者。翹祁
遙反沈其竟反尤高繫者一本無繫字

之子于歸言

秣其馬

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
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礼飾示有

意焉。秣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
時掌反下交同籛虛氣反性腥曰籛

疏

正義曰翹至其馬
正義曰翹翹然

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
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繫者乃是衆女此衆

女雖皆貞繫我欲取其尤貞繫者又言是其尤繫者之子若
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礼飾示已有意欲求

之下四句同前。傳翹翹薪貌。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
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

翹連言錯薪故為新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搖
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

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箋楚雜至繫者
正義曰薪亦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

下章蔓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
為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

翹翹言大明雜薪亦翹翹也。箋之子至意焉釋訓云之子
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助

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為嫁
者之子此則貞繫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斤幽

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已謂云往嫁若斥適已當言來嫁所以挑天鵲巢東山不為謙者不自言已說他女嫁故不為謙也言致札餼者昏禮下達納來用鴈問名納言皆如之納微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廢人禮也欲致札謂此也儷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此執謙不敢斥言有適已言養馬是欲致致漢之廣矣不可詠思禮儷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新言刈其妻中之

翹翹然○萋刀俱反馬云萋傳萋草中之翹翹然○正蒿也鄭云似艾音力侯反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萋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藟萋萋舍人曰藟一名蒿

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藟萋萋舍人曰藟一名蒿

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上日駒傳五尺以上日駒正義曰瘦人云八

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騊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日為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

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日駒是也韋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瘦人三等龍騊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日龍不合周禮也

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汝墳符

云反常武傳云墳匪也能閱密謹反

傳念也一本有婦人二字被皮義反

作汝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為文王道德之

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諸叙言道者皆為言不為

道耳上文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

墳之產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閱者情所憂念也臣

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亦閱而後勉也臣

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閱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閱上無**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遵循也汝水名也婦人二字

幹曰枚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已之君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枚林迴反幹也**未**

見君子怒如調飢見君之意也調朝也箋云怒思也未音同調張留反又作調音同**疏**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

大防之側伐其條枚餘之薪以為已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閱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

閱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已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怒然如朝飢之思食也傳汝水至曰枚正義曰釋水云汝為

墳傳曰齊汝固知是水名也賈大防釋立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

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為灘江為沱別為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灘汝有濱

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濱為濱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為之濱箋傳不

限番劉校 詩疏之三 運司秦宣校 八 葉雄

然者以彼墳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

宜在濱汝之間故也枝曰條餘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枚餘相對為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餘取條

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

曰條摛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肆肆餘也斬而復生是為餘也如今藥生者亦非木名也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血宗

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為復生之餘箋

伐薪至其事正義曰知婦人自伐薪者以序云婦人能閱其君子則閱其君子者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

故知婦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為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勞君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

固門紡績織紵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處勤為非其事也傳怒飢意箋怒思正義曰釋詁云怒思也舍

人曰怒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怒飢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怒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

又以為飢怒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為文故傳以為飢意小并云怒然如擣

無飢事故箋直訓為思也此以思食**遵彼汝墳伐其**

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肄以自反沈云餘音以世反非復扶富反既見君子不

我遐棄既已遐遠也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而

勉之○思如既見君子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

事說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即知不遠棄我而死亡今思之觀君子

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愈也○箋云已見至

已不復得見為遠棄我今不死已得見之為不遠棄我也

於婦人然婦人閔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遠棄已

而夫知為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為棄已而憂也下章

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俗本多不然

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魴符方反

魚名頰勅貞反說文作頰又作頰並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

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焜音毀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

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此方俗訛語也瘦色救反酷

苦毒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

念之○辟此魴魚至孔

一本作辟此處昌慮反為踈于偽反踈亦作踈

曰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子所以然

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

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

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勉於害無得死亡罪

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傳頰赤至燬火○正義曰釋器

云再染謂之頰郭云頰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

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頰尾橫流而彷彿鄭氏云魚肥則

也鄭以為彼言彷彿為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

詩疏之三

運司蔡重校

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其心首疾憂思昔在於情性豈有勸
以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
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為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毅其靈
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于
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
靈至遠而義高大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
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為
殷紂所役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為紂
役也箋以二南文王之事其衰惡之事舉紂以明之上漢廣
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此云王室
如燬言是時紂存行露云衰亂之俗微言紂未之時野有死
麇云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
有詳畧承此可知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閔睢之應也閔睢之化行則天下無犯
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侯番劉校

詩疏三

十

江元貴

之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閔睢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
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趾呂辛反瑞獸也
草木疏云麇身牛尾馬足黃色負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
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屨注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麒
麟至麇音俱倫反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止本
亦作趾兩通之應應對之應序注及下傳應禮同
章章三句至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
由后妃閔睢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
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
閔睢之化謂螽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也麟之化也雖衰世
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未見相
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為此大既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
未似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以古致麟之時不
為有閔睢而應之太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耳不然
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
乃發公子信厚長公子難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
為示法耳。箋閔睢至以過。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
厚似之故云閔睢之時以麟為應謂古者太平行閔睢之化
至極之時以麟為瑞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閔
睢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信厚無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開睢之化則天
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
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開
睢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
周之盛德開睢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
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
之時者案中候程河紀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園又唐傳云堯
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由此言之
黃帝堯舜致麟矣然感應宜同所以俱行開睢之化至極能盡
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太平時行開睢之化至極能盡人之
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治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尚存道
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
致也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
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為制作之應非化治所致不可以難
此也三章皆以麟為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
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
姓疎於同祖而先言姓者麟之趾振振公子也麟之為獸屬信而應禮
取其與定為韻故先言之麟之趾振振公子也麟之為獸屬信而應禮
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與者喻今公子亦
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振音真相應音鷹當也 于嗟

麟兮

于嗟



麟之至麟兮○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
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為獸屬信而應禮

詩經卷之三 道可察重於

二

長

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言公子信厚似於麟
獸也即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
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又覆嗟歎所以深美
之也○傳麟信至信厚○正義曰傳辭四靈多矣獨以麟為
與意以麟於五常屬信為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
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
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為脩
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
信立白虎擾言從又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
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
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
異義云玄宮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駭
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
其義也箋異義以為西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
為信獸駭異義以為西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
正義曰此承上信厚歎信厚也故射義注云麟之定振
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明此歎信厚可知 麟之定振

振公姓定題也公姓公同姓。定都汝反。書作頌。于嗟音同頌。徒兮反。郭璞注亦雅頌也。作頌誤。

麟兮疏傳定題。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謂頌也。傳或

定本作頌。傳公姓公同姓。正義曰言同姓疎於同祖上

云公公子為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

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

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為庶姓。是同高祖為一節也。

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列為然。案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

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為異。彼為一者以

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為一

也。且皆對他人異姓。不限遠近。直率祖父之同。為親。曰襄十

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祫廟又曰魯

為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為宗廟也。邢凡燕茅。祭

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皆自以

五服之外。遠近為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新非異國也。要皆

同姓。以對異姓。麟之角振振公族。麟角所以表其德

異姓最為疎也。麟之角振振公族。麟角所以表其德

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是武而不

不用。示有武一本示作象。于嗟麟兮。疏。傳麟角

大公公。卷十二。詩記之三。

用。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

也。箋申說傳文也。釋麟云麟鬣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

鬣身牛尾。馬蹄有五。形腹下黃。高二陸。機疏麟鬣身牛尾

麟之趾三章章二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一。章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鵲巢詒訓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行累功以致爵位。

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也。鳴鳩乃可以配焉。

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與壹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配國君。鵲巢略反。字林作離。行下。孟反。下注同。

鳴本又作鳴音同爾雅云鳴鳩鳴鳩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尸鳩有均一之德則其子曰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

平均如一揚雄云戴勝也疏正義曰作鵲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脩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其功由致此諸侯之爵位今

以配國君焉是夫人之德也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大姒未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

謂文王之身為難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顯夫人之德非始有爵位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與也鳩鳴鳩結鞠

居鵲之成巢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與者鳩鳴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結古八反又音吉爾雅作鵲鞠音菊爾雅作鵲架音嫁俗本或

功加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疏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鳴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御五嫁反本亦作討以

候蕃劉校人幸充之三十三余卿作送同王肅魚據反云侍也乘繩疏曰言維鵲自冬歷春證反下同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

功著乃有此巢窠鳴鳩往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鳴鳩居鵲之巢有均壹之德以與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鳴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

夫人有德禮迎其備傳鳴鳩結鞠○正義曰序云德如鳴鳩也釋鳥云鳴鳩結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俾倉云鳴鳩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箋鵲之至燕寢○正義曰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

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侯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此以巢比爵位則鳴鳩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比巢燕

寢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傳百兩至百乘○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

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也雖為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為禮也此夫人亦大也大明云鑽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自乘將之。送家人至盛。正義曰此申說傳送迎百乘之車中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九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送之言大。妙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社良帛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贈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察者察是三女故良人為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綸之。中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率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与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旨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禮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旨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遇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令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送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婿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

方有之也。一

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將送也。將如

維鵲有

巢維鳩盈之

盈滿也。箋云百兩者言眾媵姪娣之多。媵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曰姪謂吾之字。子于歸百兩將之。字沈之羊反。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疏

正義曰公羊傳

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是子有鳩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住媵之以姪娣。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傳能成百兩之禮正義曰傳言夫人有鳩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送為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二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

采芣

職矣奉祭祀者采繁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于以采

繁于沼于沚繁音煩本亦作繁孫炎云白蒿于以采

繁繁音煩本亦作繁孫炎云白蒿于以采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
其燕寢。初巨松反。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
罷音皮本或作疲。疏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夫人首

時為此疎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漑饋爨之時其
疎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髮之釋初然有威儀
何時為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
之時明有威儀矣。傳被首飾。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

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髻與此被一也案少
牢作被湯注云被湯讀為髮髻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
被婦人之絲為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謂髮髻也又追師掌

為副編次注云次弟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即與次一也
知者特牲云主婦繼笄少牢云被錫繼笄笄上有次而已故
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髮髻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

髮髻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錫為髮髻者以剔是剪髮
之名直云被錫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為髮髻髻剔髮以被
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髮髻也定本作

袂耳後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此
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
俛蕃劉校 八千九一之三

衣以見君祿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為祭事宜與見君
相似故絲衣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漑蓋展衣否
則祿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

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袞夫人非正祭不服袞
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
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後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後袂

以為後祿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
後袂對之而言故後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
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

故為後祿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為異者以助祭申上服
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後祿衣之袂此主婦髮髻在少
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傳僮僮疎敬。正義曰知僮

僮不為被服者以下初摅夫人之安舒故此為疎懼而恭
敬也。箋早夜至之事。正義曰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
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漑早
在事謂朝視饋爨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漑餼爨之事所謂
不失其職也鄭何知非當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為視濯者
以被之初初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為祭前矣若
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
鬢與被為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

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既饗者諸侯之祭禮正以言夙
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盥
濯及盥日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與王婦親視饗於西堂
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既一也鄭并言
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澣注云濯既也即濯既一也鄭并言
耳特牲宗人視濯沐上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
凡夙夜之工夫人故約彼夙夜所爲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
者以少牢先夕與車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饗入既鼎廩
人觀醜無王婦所視與饗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
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
視絲濯王后不視矣。傳却却至有儀。正義曰言去學有
儀者謂祭畢去其車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
是去事也髮鬋其威儀初初然而安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
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鬋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以
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箋我
還至燕寢。正義曰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
之燕寢夫人
常居之處

采芣二章章四句

二一八三九八一 千九一三三

附釋音日毛詩註疏卷第

一七三

